



# 參戰官兵口述歷史

征戰人物專訪

# 赤膽連長憶老團長 李光前將軍廟揭像儀式紀實

## 羅幼芳先生 參訪紀錄

出生年份 民國14年生  
籍貫 廣東省興寧縣  
戰時職務 第14師42團  
第7連  
上尉連長  
退伍軍階 陸軍少將



金門參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15日

## 緣起

李光前，字帆夫，湖南省平江縣人，民國6年生，陸軍官校16期畢業。民國38年10月25日，古寧頭戰役短短3日，英勇的國軍弟兄，拋頭顱、灑熱血，守護金門以不被共軍赤化。戰役為時雖短，戰況卻分外慘烈！尤以第19軍14師42團團長李光前，於25日下午，於林厝浴血奮戰，奈共軍挾佔據高牆水泥碉堡之優勢，李團長身先士卒，為國捐軀！

漫漫黃沙，雖掩覆了英烈忠骨，卻掩蓋不了赤膽忠魂的精神，李團長為古寧頭戰役中陣亡之最高將領，戰役結束後，李團長忠骸移葬於太武山公墓，胡璉將軍特別為之著文弔唁。地方百姓感念衛國之英勇，特別在其殉國處立牌建廟塑像奉祀，視為地方守護神，自行追諡為將軍，並於民國40年建廟塑像，李將軍塑像著草綠色軍服，青天白日帽



李光前將軍照片

徽，金門當地人視其為古戰場的守護神。

值此古寧頭戰役60週年，曾為李將軍下屬，時任第14師42團第7連連長的羅幼芳先生，個人多年來心中一直有個遺憾，那就是即使時至今日，李光前將軍廟內，卻一直未有可以供民眾瞻仰的李將軍照片，身為戰時李將軍的部屬，且曾受老長官多方照顧，羅幼芳先生聯繫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積極協調，提供個人珍藏多年的李將軍當年英姿照片予廟內。於民國98年6月15日，終得如願！

進行「李光前將軍廟揭像儀式」這日，金門當地斜風細雨，思及60年前的這塊戰場，曾發生過那麼驚天地、泣鬼神的戰鬥，斯時斯地，想起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仁至，所以義盡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，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



李光前將軍廟揭像儀式，由金防部指揮官陸小榮中將主持



## 追憶老團長

司令官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同志，今天是我的老團長李光前，他的遺像供奉到這個廟裡面來，全賴輔導會、金門防衛司令部及廟裡各位先生的支持，我感到非常的感激！感謝！今天我利用這個機會，很簡單的把李光前將軍的事蹟做一個介紹。

在大陸時，李光前將軍是我的團長，我是他42團第7連的連長，攻擊古寧頭時，他非常勇敢，他是陸軍官校16期畢業，我是陸軍官校19期畢業的。

我向各位報告古寧頭戰役，我們的部隊從汕頭乘船到金門，在船上待命兩天一夜後，於24日下午在料羅下船，預定行軍至舊金城東南村落宿營，行經瓊林時，大嶝等島上共軍已向金門展開砲擊。



民國38年9月副師長夏超榮升紀念合影

當夜約11時許，官兵大部已睡覺後，接到團長李光前電話：「要求對武器彈藥妥為擦拭備戰。」不久，又接其電話：「要求部隊即向舊金城裡國民小學操場集結。」到達後，完成備戰檢查，團即向132高地挺進，抵達後疏開於高地後方，當時戰況沉寂。

25日黎明前，我獨往132高地觀察，未發現狀況，只見安歧前方海岸，停有共軍大型機帆船八、九艘，估計每船可載百人，共約有共軍八、九百人，天明再獨自往高地頂端觀察，即遭共軍機槍掃射，乃立即就地臥倒。此時突接團長電話，告知軍團情報科長前來，見面後請示告知當面狀況，未獲答覆，乃將海灘狀況報告後即行離去。

25日上午我軍全面反擊，我42團奉命攻擊西埔頭，攻擊開始即遭共軍猛烈抵抗，經過上午之激烈近戰，中午團攻克西埔頭，但傷亡頗多。第2營營長腳重傷，第3連連長陣亡，班排長及士兵亦頗多傷亡。

午後續向古寧頭攻擊，雖遭共軍猛烈火力阻擊，



祭祀李光前將軍



羅先生追憶老團長



但在戰車及海、空軍密切支援下，奮勇攻擊，進展迅速。約下午3時，團長李光前英勇進抵第一線，且口令指示：「慢慢來……」近黃昏圍攻抵林厝前方土堤之線，傳令班長傳達團長口頭命令：「團今晚一定要攻佔古寧頭，並聽團長『衝鋒號』，全軍一舉攻佔古寧頭。」部隊完成衝鋒整備，但久未聽「衝鋒號」聲響，在等待間又獲傳令班長口頭命令：「要求部隊不要講話，一個一個的向西埔頭撤退。」抵達後，奉告知團長已壯烈成仁。

26日團在新任團長劉次傑將軍領導下，又奉命接替固守古寧頭任務。



參加儀式人員於廟前合影

## 戰地巡禮 追憶金門



金門榮服處處長鄭有諒至機場迎接



古寧頭戰史館



胡璉將軍紀念館



擎天廳



金門國家公園



金門酒廠



# 堅守崗位 馳騁古寧頭

劉建勳

鄭以琮

出生年份 民國14年

出生年份 民國17年

籍貫 四川省蓬溪縣

籍貫 廣西省隆安縣

戰時職務 第118師352團  
機槍2連  
上尉連指導員

戰時職務 第118師352團  
第7連  
中尉副連長

退伍軍階 陸軍中校

退伍軍階 陸軍上校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4日

## 劉建勳

我是政戰的指導員，最主要的任務是使士兵們都很勇敢，我們等於是政治作戰，教他們怎麼樣做，像指揮官、連長，是要求士兵「我們如何打仗，怎麼把敵人擊退」，我們是「心理喊話、心理作戰」。部隊裡面的連指導員，就是和士兵大家合作、互助，幫助連長達成任務。（鄭以琮：劉建勳是在機槍連，而機槍連有3個排，每個排有兩挺重機關槍，這兩挺重機關槍很重要，等於全營的火力都在機槍連。所以我們在大陸上同共軍打仗，他們用人海戰術，這機關槍就最能發生效果。這兩挺機槍的兩條火線交織成一個面，敵人就進不來，所以機槍連是最重要的火力骨幹，而連指導員主要是幫連長鼓舞官兵士氣。）



年輕時戎裝英姿



民國38年頒發之古寧頭戰役獎狀



揚威金門古寧頭戰場戰車上留影





民國52年先總統 蔣公視察大膽島，右一為劉建勳先生



金門大膽島勞軍團



民國52年金門大膽島升旗臺瞭望中國大陸

## 鄭以琮

### 從軍憶往

我們18軍是最可愛的，因為當時我加入18軍已經一年多，徐蚌會戰前就參加了。這部隊可愛的地方是什麼呢？對任務很歡喜的去接受，不是好戰的意思，而是說如果給你什麼任務，從來沒有講「我很害怕、不行、或不該我去的」，都是爭著去，這就是部隊能作戰的原因。

第二個是剛剛常毓琦將軍(同時受訪者)提到的，他一碰就碰到軍長，一個排長能碰到軍長，別的部隊沒有啊！我在徐蚌會戰時，外面編來一個營長，我從開始打到突圍，負責掩護整個部隊突圍，他(營長)一步都沒有出過碉堡，害怕成這個樣子。但是18軍的幹部，連軍長，甚至胡璉將軍都是身先士卒。

還有我們部隊有個特性，長官和部下之間好像兄弟一樣，像剛才趙域將軍(同時受訪者)說的尹師長，經常養成我們有話敢講的習慣，講了不對沒關係。

### 金門印象

就像剛剛常將軍講過的，我們是在8月中秋的頭一天，師長把排長以上的幹部集合起來，宣佈奉



三兄弟民國36年12月官校畢業於成都留影





那時候我們師的任務最重要，我們118師是全島的總預備隊，就是打擊部隊，敵人上來以後，哪裡突破進來，就由我們去打，所以就像常將軍剛剛講的「跑了這個海岸、又跑去那個海岸，一天到晚在跑，做演習啊！」我們團就駐在沙美，跟戰車一起，好在他們也是訓練過、練習過，就整個金門來講，大致完成作戰整備。

在古寧頭戰役開打那天晚上，半夜一點多鐘聽到槍砲聲，這時我們師長李樹蘭，一爬起來就喊：「跟我走！」作戰科長、情報科長、還有警衛營等就趕快跟上去，他跑在前面跑得很快喔，大家跟著去，他就這樣在前面指揮部隊。18軍的指揮官有這好處，他不會跑到後面去，他一定在前面，就像常將軍說的「排長一回頭看到軍長」，你還敢後退嗎？所以你不勇敢也得勇敢，就是這樣的。

我們師長很有三國趙子龍的勇敢，滿身是膽，當時戰事一發生，他馬上就要向前方走，副官跟警衛營的要跟著他，他說：「來不及了！來不及了！」就跑掉了，就跑到前線去了。那時候是用有線電，可是有線電不通，無法跟高魁元軍長聯絡上，後來到了湖南高地定下來後，整個部隊都安排得很好，也聯絡上



民國40年古寧頭戰後近1年與四哥在臺重逢

命要去支援廈門，經過兩天的行軍到了汕頭碼頭，我們上了登陸艇，可是不是到廈門，卻到了金門。

我們到金門的時候，頭一天下不來，水頭碼頭那時候建設得並不好，到了第二天，我們才下到金門。這時新頭海灘同時聽到槍砲聲在響，這是大嶝在打。那時是黃昏，啥也看不清楚，四面都是海，心裡覺得：「這個島好小啊！」我們從來沒見過這

麼小的島。反正我們當軍人習慣了，任務就是打仗嘛，打仗我們倒是不害怕。

在我們到達後，大嶝已經丟掉了，我們11師的31團到那邊支援也守不住，就回來了。那時我碰到他們的部隊，裡面有一位官校22期的同學，從大嶝那邊涉水跑來，海裡有珊瑚礁，他整個腿都

刮傷了，好慘的樣子。共軍因為沒有船，所以也就停下沒有進擊。

## 古寧頭戰役

我們118師的主要任務，是負責全島的打擊部隊，它的配置是師部在金門西半部，配兩個團，我們352團是負責金門東部，等於是東部的打擊部隊；就整個島上的位置來說呢，守在全島左前方海邊的是201師，右邊的是45師，45師是交警部隊改編成的，講起來不是作戰的部隊。11師是負責料羅灣以南的，就是守在南邊。



民國39年於宜蘭礁溪同袍留影



耿將華，第3營營長是孫罡，他們兩個營在敵人一上岸後，主動打出去，就把登陸之敵抵住了。另外有一個也是很好笑的，講起來是個錯誤，但錯有錯打的方法，那天有一部戰車配合演習的時候拋錨了，它回不來，回不來就當一個活動碉堡，敵人上來它先打，反而立下很大的功勞。這兩個營、連同這戰車，在敵人登陸的時候發揮了最大的功效。

還有不同部隊間，也能協同作戰。像18師師長尹俊帶著54團，看到353團的孫罡營長，因為孫罡營長他們已經作戰很久了，尹師長就告訴孫罡營長：「你們休息，讓我們來！」所以這個部隊，雖然不是我們直接的長官，他一講話也算數。假如像現在這樣「沒有交代啊！」「沒有哪個指示啊！」我們那時是不會這樣講的。（趙域：大家互相支援，都有默契，部隊和部隊之間的情感，都是一個部隊系統，都是18軍所屬的單位，就有這精神。）

## 印象最深刻的事

我發現這部隊有件事很奇怪，這部隊一聽到槍聲就很高興，沒聽到槍聲好像沒有勁似的，一聽到槍聲就都有勁了。但是另外有一個打過敗仗的部隊編到我們部隊裡，他們就完全不一樣。我舉個例子，在徐蚌會戰有個連編進來，我們預定6點鐘突圍，他們守北邊，共軍的情報可清楚了，提前10分鐘就發起攻擊，他們一攻擊過來，這個連就垮下來，就像在棉花糖上用開水一倒，嘩的就垮下來，



兵籍身分證照英姿

了。之後胡璉將軍到前線說：「李師長，我已到這裡來了，我看你還是到前面一點吧！」那時候我們師長在湖南高地，一聽到司令官來，他一滾就滾了下去，隨員通通都滾下高地，向前跑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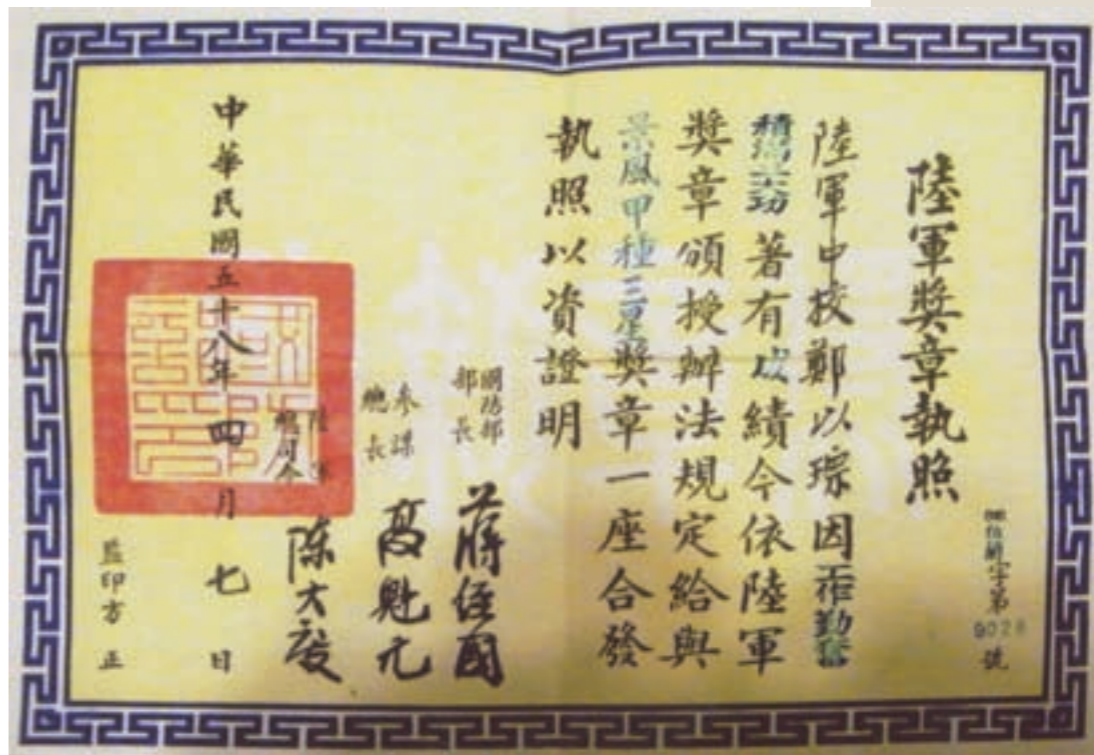
跑到前方的一個小廟停了下來，那時通信是最難的，師長對通信兵說：「弄不好我槍斃你！」後來通信兵來報告師長說：「通了，3個團都通了！」他聯絡完各團長後很高興：「副官，我的酒呢？」就把這酒拿去了。奇怪了，這副官就有天大的本事，他馬上就有鴨頭、鴨腳的滷菜準備出來，師長喝了幾口，就跟身旁的科長們說：「你也喝一點吧！」那酒貴的很，高粱酒不容易找啊！他打仗就跟家常便飯一樣，非常勇敢，真的是有趙子龍的膽量。李師長雖然很威嚴，但有慈悲心，在長汀時，有一個士兵犯了強姦罪依法宣佈槍決，槍響人倒時，他邊告誡大家又邊流淚。（常毓琦：古寧頭打完以後，陳誠給了李樹蘭一輛吉普車，咖啡色的吉普車，那胡次長摸都不敢摸一下，摸一下馬上就被罵：「這是長官給我的，不是給你的！」）

## 致勝因素

這次古寧頭戰役能夠成功，最重要的是我軍團營以下一天都沒停過，不是打這個反擊案，就練習那個案，那天晚上353團的兩個營演習後就沒回來，當晚就停在沙灘那兒，敵人突破海岸防線後他們不待上級命令就先打出去，353團的第1營營長是



民國51年1月小金門文康中心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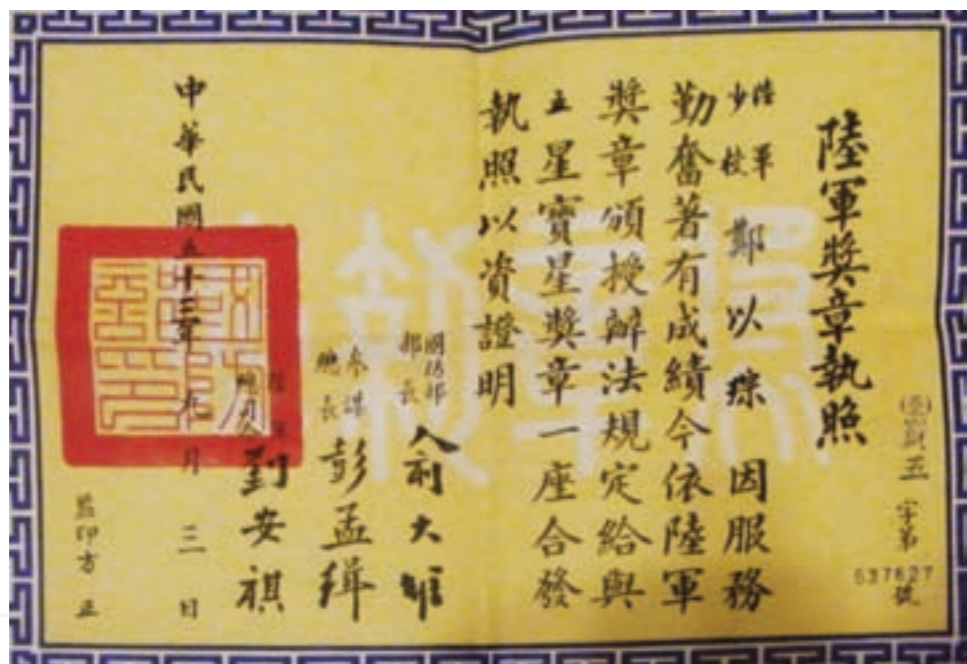
景風甲種三星獎章執照



壹星忠勤勳章執照

這時候我在後面陣地，不准他們後退。在我們部隊裡雖然沒有明文的規定，但是你前面的就是不能退下來。我就命令：「不給他們退下來！」我們的機槍就往他們的陣地後方打，他們不敢退下來，不然就通通垮下來，這一垮下來就完蛋了嘛！我們部隊雖然沒有明文的連坐法，但「前面的沒有命令就是不能隨便退下來，前面的退下來，後面的部隊有責任」，所以等於在監督的情況下，我們才能頂住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很高興能分到這部隊當幹部，因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打過敗仗，雖然徐蚌會戰我們兵團是整個被打敗的，可是我們部隊裡每一個官兵卻沒有打過敗仗的感覺，所以我們才有古寧頭的勝利，換另外一個打過敗仗的部隊的話，他怎麼敢打。這個部隊正如古人所說的「臨陣之日忘其親，援鼓之時忘其身」，所以我們才有古寧頭的勝利！



五星寶星獎章執照



## 戰場軍醫拯救傷患

## 龔 鏗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	民國13年
籍貫	湖南省益陽縣
戰時職務	第118師352團 衛生連 軍醫上尉
退伍軍階	陸軍軍醫上尉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7月3日

## 從軍緣由

抗戰時期，委員長在廬山發表「抗戰到底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談話，號召年輕學子參加抗日救國。我一方面是受到委員長的號召；另一個原因，是家裡有兩兄弟，按照那時的規定是「兩個兒子，出一個壯丁去當兵」，哥哥已經結婚有小孩了。我一個叔父沒有兒子，所以父親要我過繼給叔父，可是我不願意，所以因為這兩個原因，我乾脆就不讀書，接受委員長的號召參戰去。

我跟著一個同鄉，他在外頭做醫官，就把我帶了出來。一開始跑到22陸軍醫院，一直到民國34年抗戰勝利，這段過程中我都接受醫護訓練。國共內戰時，18軍在河南開封跟共軍激戰，這時候醫院主任把我介紹進18軍，我自己也感覺在醫院裡沒什麼

貢獻，所以乾脆到前線去發揮所長救人。記得一個笑話，我剛從醫院到18軍來，拿著胡將軍的命令去報到，118師的軍醫處長問我說：「你是哪一個學校畢業的？」我說：「我沒有學校畢業的，我就是這麼幹起來的！」「好，那你就這麼去幹吧！」他這樣回答！所以以前就是這樣幹的。民國37年徐蚌會戰失利，那時我們屬於黃維兵團，整個兵團被打垮，當時胡璉將軍是副司令。胡將軍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，他是忠於國家的，在徐蚌突圍時受了傷，住院沒幾天，很快就回來召集他的老幹部，重振旗鼓，又幹起來了。

## 初至金門

我們到金門料羅灣，但當時大嶝、小嶝的友軍被共軍圍攻，我方急派11師去支援。我們18軍有3個師，11、18和118師，3個師只來兩個，18師還在廣東梅縣，這時胡璉將軍也還在廣東，是高魁元軍長帶著我們來。後來大嶝、小嶝失守，就叫我們還沒有下船的部隊趕快去搶救，把友軍的師長搶救下來，而11師的戰力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。至於我們118師就緩些上岸。

我們屬於預備隊，就是支援部隊，整天都做工事、做碉堡、做壕溝，生活相當苦，士兵打個赤腳，連膠鞋、草鞋都沒得穿，被蚶仔啊、貝殼啊割得血流滿地。我還記得有一次湯恩伯將軍來視察，看到士兵打赤腳做工事，他看著直搖頭說：「這些





船啦，14師也來啦，我們現在膽子很大了！」你看看，一個師長他說這樣的話，可知前面那幾天，他心裡面多鬱悶啊！把我們派到這裡來做別人的支援部隊，像孤兒一樣。

我們352團是駐在沙美，整個師有一部分駐太武山下，有的是做201師預備隊，駐在他們後方，而前面沿海碉堡都是201師負責防守。至於吃的方面，菜是由台灣用登陸艇載到金門，都是蘿蔔葉子、白菜、橄欖菜那一類的。我記得衛生連有一次連食鹽都沒得吃，排長就帶兵去舀海水，把它熬成鹽巴來吃，食用油的話根本就不用想，生活有這麼苦。

## 醫官趣事

古寧頭戰役前有一次，團長要教部隊裡的軍官使用槍隻，像是特務長以上的醫官、軍需等後勤官。記得我拿著槍時，團長還罵我說：「你看你拿著槍，像拿磨藥的棒子一樣！」

我們衛生連就是一些碘酒、紅藥水、急救包等藥品，每個月補充。當然在前線都是做臨時性的處置，要想真正治療，是不太可能，我們只有急救包，趕快幫他止血、包紮後，送到第二線去。在戰場上就是想辦法不要拖得太久。止痛藥也只有APC，就是阿斯匹靈，阿斯匹靈有紅色的、有白色的，效果都一樣。有一次，我們團長把軍醫主任叫去，他說：「彭醫官，我的頭好痛，給我一點止痛藥吃，你不要給我那個白色的阿斯匹靈。」團長他腦筋裡只知道阿

士兵實在太辛苦了，把我們警衛營的膠鞋送給18軍。」之後到底兌現沒我也不知道，不過這也算是一種鼓勵了。

北風從廈門那邊吹過來，冷颼颼的；共軍的砲彈則每天東一砲、西一砲的打個不停。這時我們18軍只有兩個師來支援，心裡都感覺很孤單，我們李樹蘭師長，每天鼓勵我們不要怕、要有信心。到了10月24日早晨，部隊在馬路上集合訓話，那一天我們李樹蘭師長聲音相當大，「不用怕啦，我們的兄弟部隊來啦，19軍18師已經到海灣來啦，要下



民國32年軍政部第22陸軍醫院護士訓練班結業證書





要救，這是戰爭開打那天的命令。結果我們有幾個擔架兵認為「反正上面有命令，只要是受傷就抬。」抬了幾個擔架過來，怎麼全都是帶五星帽子的，我問說：「我們自己人有沒有傷兵？」但那擔架兵說他也不知道，尤其江西兵都是新兵，不太清楚狀況，我告訴他們：「要趕快把我們自己人先搶回來啊，有時間再來抬他們，你不可以不先抬我們的傷兵啊！」當時我湖南騾子的脾氣就出來了，對擔架兵發火說：「丟了傷兵你要殺頭，丟了一個俘虜沒有那麼嚴重啊！」這樣子擔架兵才注意點。

作戰時，醫療用品就幾個藥箱子，每一個醫官都是背一個包，看護兵也帶著一個包，都是一些碘酒、裹傷包、幾個止痛藥，那時候消炎片還是比較貴重的。如果不夠，特務長會馬上回去帶兵挑過來。說到特務長，有件事想起來很好笑，我們團打了3天仗，差不多就吃了3天地瓜，還是生地瓜。為什麼沒有東西吃？我們從沙美煮的飯，特務長帶著兩個伙夫，挑著飯菜，從沙美送到我們打仗的地方，這時簍子裡面還有什麼？沒有啦！裡面都是沙子、泥巴了，因為北風



縣長頒發之匾額

斯匹靈是止痛的。團長這樣說，怎麼敢說不呢？結果主任回來就說：「你把紅的阿斯匹靈拿幾顆給我。」之後去找團長說：「報告團長，這個是止痛藥，很好的！」團長問說：「這個不是阿斯匹靈？」他說：「不是，這是醋柳酸！」其實阿斯匹靈的學名就叫醋柳酸！所以這成一個笑話了。

## 古寧頭戰役

24日午夜，海邊上201師的碉堡一下被突破了8個，353團團長指揮戰鬥部隊去搶救那8個碉堡，結果部隊去搶救碉堡時，他團部的村莊卻失守了，這時候師長馬上下令要352團去搶救，我們要從沙美急行軍到金門城，大概有二十幾里路。我只記得部隊馬上集合，一個命令下來，我們包袱都還來不及背，部隊一下子就不見了。我們一直跑步，18軍是兄弟兵啊，353團部失守，352團趕快去救。到一個山上時天快亮了，我們部隊一直打下去，這個時候我們趕上了，看到那傷亡是相當慘重，不過我們把353團的團部據點搶回來了，俘虜了好多共軍，又是俘虜、又是槍枝，一大堆地堆在我們裏傷所附近。

重傷的士兵，擔架兵就去抬，傷兵在哪裡，他的排長、連長會報告；傷的輕一點，或者能走路的，會跟著擔架兵走，反正就在不遠的村莊裏傷。

我們團長有個命令：「放下武器就不是敵人，他是我們的同胞，都是中國人！」所以共軍我們也



那麼大，簍子都沒有蓋好，那哪能吃，比地瓜還難吃，都是沙子。

## 俘虜兵當看護兵

我們看護班沒有幾個人，那麼多的傷亡怎麼辦呢？我就問俘虜過來的共軍：「你們哪些人有做過看護兵的？」我的想法是醫護人員比較和平一點，比較不會認為你是共產黨我是國民黨，要拼死拼活的。所以一問之下，幾個共俘看護兵就加入我們的行列來救護。他們都願意，總比當俘虜要好啊，所以我一下子就找到好幾位看護兵了。

## 砲彈在頭頂爆炸

25號晚上共軍的砲好像雨一樣的一直打，我帶了一個看護兵，還有夏醫官幾個人，在一個兩邊都是地瓜田的高地，中間一個窪地，當時黑濛濛的看不見，一個砲彈打下來，我看到火花四濺到頭頂上方，我啥也不顧的就滾下去山溝裡，砲彈在上頭開花了。我的看護兵在上頭拼命的叫了：「醫官，我受傷了！」他在那裡哭，我說：「幹什麼呢？傷到哪裡？」他說：



民國40年與看護兵合照，左為郝繼斌，右為張坤

「我頭傷了，出血了。」「你趕快拿急救包壓著，我馬上來！」我便趕緊爬上去把他的傷口處理好。到了晚上部隊又找不到了，剩我們幾個人。因為裹傷所是設在另外一個地方，比較後面一點。是臨時找一個有掩蔽的村莊，這樣我們就可以工作。這時團長傳令兵來傳命令說：「團長問衛生連的傷兵還有沒有？」我說處理得差不多了，過一下傳令兵又來說：「團長命令，部隊到馬路上集合！」他交代完就走了，但我們還得收拾這些東西！結果一出來集合，部隊不見了，天也黑了，馬路上也看不到部隊，我們跑到草寮裡面去時，旁邊還有三個被俘虜的看護兵，我們也怕他們作怪啊，我跟那夏醫官講說：「萬一他們作怪的話，他們3個人我們也只有3個人，打不贏他們怎麼辦？」還好他們很乖，後來到了臺灣都當了班長。

海、空軍支援

共軍向古寧頭、小金門方向跑，正好小金門的海面有幾艘我們的砲艇，他們看到中共的兵，砲彈馬上向這邊方向打來，共軍被海、陸夾擊得來回跑，像趕鴨子一樣。共軍卡在海岸邊的木船上有很多砲彈、子彈，被我們的砲火猛轟便起火啦，燒的一蹋糊塗，又是救命聲音，又是砲火聲響，這樣打了一整天。到了晚上，共軍從大嶝、小嶝砲擊古寧頭，有一架飛機，慢慢的在大嶝、小嶝那邊上空轉圈，那威嚇的力量有多大啊！飛機丟一顆照明彈，

## 海、空軍支援

144



民國62年醫師證書



民國91年當選新竹縣模範父親留念

共軍的砲馬上就不敢打了，怕飛機把他們的砲陣地炸毀。可是這架飛機嗚嗚嗚的飛了一陣子就走掉啦，再也不來了。我說它多轉幾下不是也好嗎，那砲打的這麼厲害，只要飛機一丟照明彈，共軍就不敢打了。

## 開負傷證明

傷兵負傷後不會繼續打仗，只要傷口處理後就往後送。但是負傷證明是當時要開的，每個醫官身上都有「傷票」，一本這麼長，只要負傷送來的就會幫他開證明，至於負傷等級就跟我們不相干，我們只要寫名字、傷在哪裡等等。說到後送，我很感謝14師(天馬部隊)軍醫組長蔣禹敷先生，我過去是他的老部下，他幫了我很多忙。14師有一、兩台救護車，他儘量讓救護車幫我們送傷兵，不然的話幾副擔架怎麼抬啊？就那幾個擔架兵！

## 戰時感觸

老實講，在作戰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思考太多，我們看到那些同胞受傷，就趕快幫他包紮，需要後送的就趕緊後送。不過我總覺得戰爭實在是很殘酷，到了末了，我只有向蒼天禱告，希望這個戰爭趕快結束啊！當時在心底確實有這種感覺。現在大家講和平了，不要打仗了，你看看一個小孩生下來，長得那麼高高大大的時候，碰的一槍就完蛋了，心裡面實在是會難受的！



# 重機槍 戮力捍金門

## 何顯邦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 民國16年  
 籍貫 廣東省南海縣  
 戰時職務 第201師601團  
 重機槍第3連  
 中尉副連長  
 退伍軍階 陸軍上校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9日

## 家庭背景與從軍歷程

民國26年七七事變，那時家父在粵漢鐵路做事，抗戰開始後，民國27年因日軍攻陷廣州市，我們就逃回鄉下避難。到了民國31年，大姊住桂林，我跟我母離開廣州去找大姊，在桂林讀書至民國33年。後來日本想打通湘桂鐵路而來打桂林，那時已經沒辦法了，所以我就提前報考陸軍軍官學校第6分校，說好聽是報國，說難聽一點也是得走啊！抗戰勝利後，第6分校就歸到本校，地點在成都，之後一直到民國36年年底畢業，分發到青年軍201師，直接分到臺灣。



「甘苦安危」民國36年12月10日軍校畢業前夕

## 海岸灘頭第一線

當時201師是鄭果師長，我們601團是雷開瑄團長。在24號當天我們還跟戰車連進行步戰聯合訓練。訓練完以後，晚上大概一點鐘開始砲響，不知道是地雷響還是砲響，連長說可能是共軍登陸，要我們趕緊集合。當時在連部的編制是三個排六挺機槍，每排兩挺機槍。連部和一個排就集合，原本準備要進去已經構築好的預備戰地，結果連長臨時把第3班調走，連長帶了第3班到營部，我就一個人往陣地走。在往前走的時候砲擊得很厲害，還是要上去到西一點紅，到了第2排第4班的時候，我找到韓排長，那時第一線已經很多地方被中共突破了，我們第1排的兩挺機槍都被俘了，直到凌晨三時許，只剩下第2排第4班這挺機槍還在打。彈藥打到只剩兩百多發，槍管都發紅了。我就跟韓排長說：「我們到後面距離五、六十公尺的彈藥堆積所去取彈藥，我們還有一個基數3,000發。」兩人剛出了碉堡，共軍就丟來一顆手榴彈把韓排長手炸斷了，同時有兩個共軍直接衝上來，但韓排長很英勇，他手雖然斷了，卻用口咬衝鋒槍的拉柄，就掃過去，把兩個共軍掃倒。我也把身上的四個手榴彈，兩個、兩個的往共軍方向丟去，並滾到韓排長那拿著他的衝鋒槍再打，我打了兩個彈匣以後，等了五、六分鐘共軍沒有再上來，才心裡安定



陸軍官校畢業時，校長蔣中正贈劍



民國36年12月25日陸軍官校畢業照





被打得連滾帶爬的下來，士官長就對孫罡營長說：「報告營長，上不去了！」但營長沒有第二句話，直接說：「再上去！」明明上去就是送死但還得要再上去，所以我們兩個又上去了。不過孫營長很好，他另外叫一個重機槍排、兩挺機槍掩護我們，所以我們才達成任務。

到了差不多下午4點鐘，18軍的部隊跟戰車開始反攻上來，我們就聯絡上了。本來我們是演員，現在變成看電影的人，意思是我們在陣地裡看他們打。他們戰車訓練得很好，打得很準，一砲一個碉堡，之後我們就退下了。

退下來到了團部後，團部叫我的重機槍去支援第2連，第2連守在湖下那個位置，我一挺機槍支援他們。到了晚上大概八、九點鐘，我們第8連往後撤退的官兵約三、四十人，但是因為第二天口令換了，他們不知道，他們就戴斗笠唱新軍歌，那時沒有鋼盔只好戴斗笠，我們一看是自己人，就讓他們撤退回來了，因為我們都會唱新軍歌，所以才聯絡上，要不是他們唱新軍歌，我們機槍就會朝他們打。

## 第201師兵力佈署

當時我們201師是負責從東一點紅到古寧頭這一線海岸，602團是在我們右翼，我們601團在左翼，團指揮所在132高地。601團又以第2營與



民國37年遊日月潭，身旁為大、小毛公主

的退回碉堡裡。當時我看韓排長手斷了，我就叫一個兵把韓排長往後送，送到團衛生連。

## 第353團3營的快速反擊

此時因為我們只剩兩百多發子彈，再也待不住了，只好往後撤。撤退的時候我還俘虜了一個走散的共軍，他先問我是哪單位，我反問他是哪單位，他說：「我是253團。」我就回答：「我是254團的。」他就過來了。我原本交代機槍手，等一下把他敲死，結果青年軍心地很純良，敲不下去。剛好353團第3營營長孫罡逆襲上來，我們用口令聯絡上，我就把戰俘交給他，因為這共俘身上情報資料很多，立即就被送到353團部去了。

孫罡營長的營上來以後，當時第9連的迫擊砲排被俘，他反攻上去解救了這個排。後來孫罡營長就叫我指揮這砲排，支援他往海邊攻，結果攻擊到距離海邊大約500公尺左右，我們就攻不過去了，只好就地先守著陣地，等天亮以後靜觀待變。

## 鋪布板連絡空軍

大概9點多鐘空軍來臨助戰，我被叫上去鋪布板，布板是陸空聯絡用的，就是在地上鋪一個白箭頭、後面一橫的圖案。如果敵人在500公尺以內是一橫，1000公尺是兩橫。當時敵人已經離我們很近，所以我們就鋪一橫。當我跟營裡面一個士官長正要鋪的時候，共軍的機槍就掃過來了，我們兩個



何先生提供民國38年12月10日印製「俘共彙編第三集-匪軍進犯金門經過」



何先生提供「金門保衛戰」



民國63年陸軍教育研討會擔任秘書處



民國98年6月於國軍歷史文物館古寧頭榮譽旗前留影

## 新生兵訓練

戰後回來臺灣，到台中干城營房訓練新生兵，就是訓練被俘虜的共軍，大約有兩千多人。當時新生兵訓練最初編了11個中隊，後來又增加一個中隊，叫第12中隊，當時的總隊長叫石志堅。他是603團的團長，因為603團沒打古寧頭，所以由他們負責訓練。除了訓練科目外，另一方面就是思想訓練。最後一批共幹編成的第12中隊，實在沒辦法改變其思想，後來就用船放他們回大陸去。訓練完以後因為「新生」這個名字太刺眼，所以之後我們絕口不提。

## 新的人生觀

一個軍人他本身的事業就是在戰場。我畢業後分發到臺灣，分發到孫立人訓練司令部，他把我調到南京訓練補充團當排長，後來我不願意，就請了長假再回到臺灣。對我個人來說，軍人的事業應該在戰場，沒有戰場就沒事業。所以我作戰完回來之後，因為戰功，在民國39年3月份就當了上尉連長，當時我才22歲，那是很年輕很神氣的，以後沒得打仗了，一直到民國61年我才當上校。期間當少校、中校十幾年啊！但每當回顧這場戰役死傷了萬餘人，誰不是父母生的，所以我認為戰爭是最殘酷的事，如果沒有戰爭多好！

第3營為第一線，第1營(欠)為預備隊，第2營是5連、6連在第一線，4連當預備隊；我們第3營營部在古寧頭林厝，因為正面過廣，所以三個連並列要守差不多五千多公尺的正面。按照標準規定，一個營要守2400公尺，可是我們已經超過一倍多了，所以就叫「廣正面的防禦」，每排要守原本三個排的距離，這樣的兵力就很單薄。當中有永久工事，就是鋼筋水泥的，在第9連這邊有兩個碉堡，第7連這邊有兩個碉堡，第7連連部也有個碉堡。我們重機槍是配屬給他們的，第1排(欠)配屬給第9連，一個班配屬給第7連；第2排是在第9連的後面，主要是掩護第2營的；第3排是配屬第8連，所以當時真正參加作戰的是第1、2排，第3排沒有直接參加戰鬥。

## 作戰英勇事蹟

除了我們601團陣亡了劉德祥和魯廷仁兩位連長，及韓排長的英勇行為外，還有表現相當英勇的602團第2營營長徐述，他一個眼睛被打掉了，仍然負傷不退。另一件是當時的團部連連長趙慶平，後來我跟他在陸軍指揮參謀大學裡面受訓時，他告訴我的。當共軍攻到團指揮所前面的時候，趙慶平跟團長雷開瑄說：「報告團長要不要往後撤一點？」當時雷開瑄不為所動，不要往後撤。但趙慶平連長看著情勢不對，就背著團長往後撤了約50公尺，然後叫衛生排，通通拿起步槍，叫衛生連的擔架排擋在團長前面，才把共軍攻勢止住，要不然團指揮所也沒有了。



何先生著作

## 通信聯繫雙腳走遍江山

### 項道聖先生 訪問紀錄

出生年份 民國15年  
 籍貫 湖北省蒲圻縣  
 戰時職務 第18師54團  
 通信連  
 中尉交換所所長  
 退伍軍階 海軍陸戰隊中尉



受訪時間 民國98年6月12日

### 從軍經歷

小時候家鄉被日本人佔領，所以鄉里的人都躲到山裡。日本人佔領蒲圻縣後，希望我們回到自己家裡，我們雖然不願出來，但是有一個嚴重的問題，那就是少不了鹽。日本人知道這個問題，他就號召，你不出來，我不賣鹽給你，迫使你出來領「良民證」。二哥為了要吃鹽，辦了一張良民證，每個月都可以買鹽。後來二哥因病過世，我就把他的良民證拿來用，才能通過日本哨兵跑出來。出來後到了國軍這邊，依據良民證的名字，項道聖這個名字也就一直沿用了下來。

剛出來時，先跟一個游擊隊翻山越嶺，後來到桂林去學兵，就在廣西桂林王耀武辦的訓練班學兵總隊受訓，受通訊訓練，我學通訊就是這樣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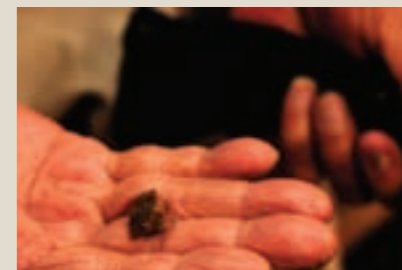
始的。在桂林學了將近一年多就畢業了，到了第3次長沙會戰的時候有了美援，所以才有各種無線電機，包括了電話機、被覆線，部隊打仗或者是在行軍，只要一駐定，那就要馬上接通電話，架設被覆線。

當時我們國軍部隊有抓兵的風氣，哪一個單位裡面的兵跑掉太多，就要到外面抓兵補充。我被18軍11師工兵營抓了進去，因為我是做通訊的，他就把我補到工兵營的通訊班。我們在湘西打仗，架線的過程中，我被砲彈的碎片打到右手，當時是在戰場，沒有人可以開刀把砲片拿出來，就做些緊急處理，拿些紗布、雙氧水、碘酒，塗一塗，用紗布一包，又回到部隊去，一直到民國50幾年，才去榮總醫院開刀把砲片拿出來。

### 前往金門

我們在汕頭上船，18師全部都走了，我們那團最後才撤退，同時要破壞汕頭的飛機場。在機場裡面有被覆線，趕緊利用這機會在機場裡面弄了一些，電話機也弄了幾部，所以在打古寧頭時才有被覆線，要不然我連線都沒有。最後上了船，我們可能是離開中國大陸土地的最後一個單位，廈門在10月17日就丟掉了，我們大概是在10月19以後才上船的，結果到了24日的下午，船到金門的水頭。

25日早上，海軍的巡防處就派了一艘小船，拿



開刀後取出的砲彈碎片



民39年於北縣雙溪鄉留影，身著江西進賢接兵時之汗衫





所，我們兩人要趴在地上匍匐前進，因為一點紅那邊的機槍，已經打到我們附近了。到了安岐旁的一個墳墓堆，我們就把指揮所設在那，此時我們三個步兵營開始攻擊。

安岐的正面是平坦的地瓜田，右邊是東一點紅，左邊是西一點紅，西一點紅的後面就是古寧頭。我們6點到達頂堡，6點30分開始攻擊，團部從頂堡到安岐設指揮所，但是西一點紅的戰況很激烈，還沒打下來之前，我們與第1營之間的通信不通。當時通訊官帶著第1班去第1營架線，線是從安岐的總機上面開始拉，但因為架線班找不到第1營，所以電話一直不通，團長很生氣。第2營和第3營雖然拉通了，但是線一下子就被戰車履帶絞斷了，因為前面都是平地，被覆線是擺在地瓜田上，戰車一經過，履帶一攪，線就斷了。通信線斷掉後又要重新架線，在槍林彈雨中，匍匐前進再把線接好，剛接進來的新兵還沒訓練過，那打仗靠誰？就靠我們這些幹部。後來第1營營長負傷了，團長還是沒有辦法跟他連絡，一直到一點紅拿下來，林厝也打下來，我們才跟第1營連絡上。

到了26日下午兩、三點，高魁元軍長從湖南高地打了通電話給我們文立徽團長說：「文團長，我已經在你前面啦！」意思是說，團長最好是跑到第一線去，帶著部隊衝鋒。還有201師迫砲連少校連長，他兩門4.2英吋的迫擊砲，被

了喊話筒，叫我們準備換船，過了一陣子，一艘登陸艇靠過來一撞，我們三個兵被撞下海裡，海軍撈起來兩個，還有一個找不到，仗還沒有打就先丟了一個。

因為要等潮汐，我們等到下午差不多4點時，潮水還不是滿潮，登陸艇就強行的往沙灘上擠，上岸後到處都是傷兵，這是25日下午，在25日的凌晨就有戰爭。我們在大陸時打日本、打共軍都是很有

名的，大家都知道，54團來了，金門有保了！

## 古寧頭戰役

我們奉命到金門的瓊林，高魁元軍長就召集所有的將領開會，準備26日早上6點30分要發起攻擊，攻打古寧頭，長官要我把明天要用的被覆線準備好，背包這些東西不要帶，輕裝帶武器、器材。隔日早上6點我們就到頂堡集結，6點30分發起攻擊。

我跟著一位彭姓作戰參謀，他帶著我到指揮



民國38年10月第19軍團部訓令



民國41年任官令封面





## 虜獲共軍

在一點紅的那晚，雖然伙夫有煮飯，但我沒什麼吃，到第二天早上肚子就非常餓了。我找了一個架線班班長叫高尊政，我說：「一起去找東西吃！」來到了林厝，裡面還沒經過掃蕩，我就帶著高班長去找東西吃。走了一會兒，進去一個屋子裡，一個房間一個床鋪，我腳才一踏進去，床鋪底下就傳來聲響，我趕緊喊道：「快出來！你不出來我就開槍喔！」那時我根本沒有帶槍！躲在床底下的共軍，只能看到我下半身，他說：「你不要開槍，我出來，我出來，我有兩個光洋！」我喊：「你的光洋我不要！」那時他腰間帶著兩顆手榴彈，我喝斥：「你把手舉起來，不許動！」叫高班長把那兩顆手榴彈拿過來，這共軍說他是在南京被共軍俘虜過去的，我不相信，就把他俘虜了。

## 通訊裝備狀況

我們部隊從徐蚌會戰後，沒有兵援沒有人，既沒武器更沒裝備，一直到進賢，才補充了一點點裝備。通訊器材方面領了一個交換機、幾部電話機和一點被覆線，從那時候開始營長以上才有電話，每到一個地方就架電話。



民國42年通訊軍官班受訓合照 前排右二為項先生

共軍俘過去了，我們進攻一打，又把那門砲拿回來，營就送到我們團指揮所，文團長向軍長報告：「我們的部隊在前方虜獲我們友軍兩門迫擊砲。」這時，那連長跟文團長下跪，想把砲要回去，文團長也被感動了，團長說：「如果你早一步來，我還沒有向軍部報備的話，我就給你，我也不要了！」團長就再打個電話給高軍長，高軍長說：「給他！給他！」就這樣子，兩門迫擊砲就還給201師12砲連連長，因為我是交換所所長，團長跟營長講話都要經過我這裡，所以我消息是非常靈通的。



民國42年135團令

平常的話，交換所還有好幾個士兵，但是打古寧頭我只有兩個兵，所以只好親自上總機。在林厝這邊有個碉堡很高，我們沒有迫砲，只有用戰車的砲才有辦法，等到林厝拿下來後，指揮所推進到一點紅，那天晚上我們就在一點紅過夜。林厝收回了，古寧頭也拿下來了，殘餘的部隊都跑到南、北山後面去，直到27日戰爭結束。

戰役結束後，部隊駐在安歧到過年。民國39年，我們從舟山群島撤退，退回臺灣時，韓戰還沒有發生，臺灣海峽情勢很緊張，我們部隊擔任基隆到宜蘭的海防，韓戰發生後部隊又再調回金門去，一直到民國43年。



## 最自豪的事

徐蚌會戰時，情況很慘烈！雖然被圍了47天，但還是活下來了，而且拿著一支卡賓槍衝出來，一起出來的人之後都走散了，狀況都不同，結果只有我一個人到達蚌埠，雖然中間吃了很多苦，但我就是不屈服！我想這應該是我覺得自豪的地方，也許是祖上有德吧！



民國98年6月項先生於輔導會受訪後留影

至於無線電，根本就沒有器材，無線電方面有好幾個軍官，但是沒有無線電機你叫他們幹什麼呢？所以就靠有線電。師級以上有無線電，團以下就沒有無線電機，所以對空和對海都成問題。我們基層部隊對海就是用手旗手勢，做些簡單的通訊，晚上就用閃光燈閃，表示我們是友軍，當然有機密性的信號，對陸軍就靠有線電。作戰時通訊是非常麻煩的事情，下情要上報，上令要下達，就靠有線電。線一定放在地面，除了戰車會把線壓斷，砲彈也會破壞線路。當時的通訊規則是，師把線架到團，團架線到營，營架線到連，每個營裡面都有一個通訊班，共軍如果發現你的被覆線，他會把線剪斷，我們也一樣，若發現共軍的被覆線也把它剪斷，讓他們的通訊狀況混亂。

以後國軍用的東西差不多都是美援的，二次世界大戰美援的叫做磁石電話機、手搖發電機，

搖的時候就是發信號，電話就通話了，聽筒上面的開關，只要按著就可以講話，一根繩子連著聽筒，一邊是電話一邊是空格，把聽筒放進皮盒就可以背著行軍了，像我那時用的總機叫做BD-72，被覆線叫做W-110。



民國46年通信學校畢業證書